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七十二回 盤絲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

話表三藏別了朱紫國王，整頓鞍馬西進。行夠多少山原，歷盡無窮水道，不覺的秋去冬殘，又值春光明媚。師徒們正在路踏青玩景，忽見一座庵林。三藏滾鞍下馬，站立大道之傍。行者問道：「師父，這條路平坦無邪，因何不走？」八戒道：「師兄好不通情。師父在馬上坐得困了，也讓他下來關關風是。」三藏道：「不是關風，我看那裡是個人家，意欲自去化些齋吃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看師父說的是那裡話，你要吃齋，我自去化。俗語云：『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。』豈有為弟子者高坐，教師父去化齋之理？」三藏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平日間一望無邊無際，你們沒遠沒近的去化齋。今日人家逼近，可以叫應，也讓我自去化一個來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沒主張。常言道：『三人出外，小的兒苦。』你況是個父輩，我等俱是弟子。古書云：『有事弟子服其勞。』等我老豬去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今天氣晴明，與那風雨之時不同。那時節，汝等必定遠去。此個人家，等我去，有齋無齋，可以就回走路。」沙僧在傍笑道：「師兄，不必多講，師父的心性如此，不必違拗。若惱了他，就化將齋來，他也不吃。」八戒依言，即取出鉢盂，與他換了衣帽。拽開步，直至那莊前觀看，卻也好座住場。但見：

石橋高聳，古樹森齊。石橋高聳，潺潺流水接長溪；古樹森齊，聒聒幽禽鳴遠岱。橋那邊有數椽茅屋，清清雅雅若仙庵；又有那一座蓬窗，白白明明欺道院。窗前忽見四佳人，都在那裡刺鳳描鸞做針線。

長老見那人家沒個男兒，只有四個女子，不敢進去，將身立定，閃在喬林之下。只見那女子一個個：

閨心堅似石，蘭性喜如春。
嬌臉紅霞襯，朱唇絳脂勻。
蛾眉橫月小，蟬鬢疊雲新。
若到花間立，遊蜂錯認真。

少停有半個時辰，一發靜悄悄，雞犬無聲。自家思慮道：「我若沒本事化頓齋飯，也惹那徒弟笑我：敢道為師的化不出齋來，為徒的怎能去拜佛？」

長老沒計奈何，也帶了幾分不是，趨步上橋。又走了幾步，只見那茅屋裡面有一座木香亭子，亭子下又有三個女子在那裡踢氣毬哩。你看那三個女子，比那四個又生得不同。但見那：

飄揚翠袖，搖拽綉裙。飄揚翠袖，低籠著玉筍纖纖；搖拽綉裙，半露出金蓮窄窄。形容體勢□分全，動靜腳跟千樣屐。拿頭過論有高低，張泛送來真又楷。轉身踢個出牆花，退步翻成大過海。輕接一團泥，單槍急對拐。明珠上佛頭，實捏來尖掙。窄磚偏會拿，臥魚將腳杯。平腰折膝蹲，扭頂翹跟屐。扳凳能喧泛，披肩甚脫灑。絞襠任往來，鎖項隨搖擺。踢的是黃河水倒流，金魚灘上買。那個錯認是頭兒，這個轉身就打拐。端然捧上賺，周正尖來猝。提跟蹀草鞋，倒插回頭採。退步泛肩妝，鉤兒只一歹。販簍下來長，便把奪門揣。踢到美心時，佳人齊喝采。一個個汗流粉膩透羅裳，興懶情疏方叫海。

言不盡，又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蹴鞠當場三月天，仙風吹下素嬋娟。
汗沾粉面花含露，塵染蛾眉柳帶煙。
翠袖低垂籠玉筍，綉裙斜拽露金蓮。
幾回踢罷嬌無力，雲鬢蓬鬆寶髻偏。

三藏看得時辰久了，只得走上橋頭，應聲高叫道：「女菩薩，貧僧這裡隨緣佈施些兒齋吃。」那些女子聽見，一個個喜喜歡歡拋了針線，撇了氣毬，都笑笑吟吟的接出門來道：「長老，失迎了。今到荒莊，決不敢攔路齋僧，請裡面坐。」三藏聞言，心中暗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西方正是佛地，女流尚且注意齋僧，男子豈不虔心向佛？」

長老向前問訊了，相隨眾女人茅屋。過木香亭看處，呀！原來那裡邊沒甚房廊。只見那：

巒頭高聳，地脈遙長。巒頭高聳接雲煙，地脈遙長通海岳。門近石橋，九曲九灣流水顧；園栽桃李，千株千顆斗穠華。藤薛掛懸三五樹，芝蘭香散萬千花。遠觀洞府欺蓬島，近睹山林壓太華。正是妖仙尋隱處，更無鄰舍獨成家。

有一女子上前，把石頭門推開兩扇，請唐僧裡面坐。那長老只得進去。忽擡頭看時，鋪設的都是石桌、石凳，冷氣陰陰。長老心驚，暗自思付道：「這去處少吉多凶，斷然不善。」眾女子喜笑吟吟，都道：「長老請坐。」長老沒奈何，只得坐了。少時間，打個冷禁。眾女子問道：「長老是何寶山？化甚麼緣？還是修橋補路，建寺禮塔，還是造佛印經？請緣簿出來看看。」長老道：「我不是化緣的和尚。」女子道：「既不化緣，到此何幹？」長老道：「我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大雷音求經者。適過寶方，腹間饑餒，特造檀府，募化一齋，貧僧就行也。」眾女子道：「好好好。常言道：『遠來的和尚好看經。』妹妹們。不可怠慢，快辦齋來。」

此時有三個女子陪著，言來語去，論說些因緣。那四個到廚中撩衣斂袖，炊火刷鍋。你道他安排的是些甚麼東西？原來是人油炒煉，人肉煎熬：熬得黑糊充作麵筋樣子，剗的人腦煎作豆腐塊片。兩盤兒捧到石桌上放下，對長老道：「請了。倉卒間，不曾備得好齋，且將就吃些充腹。後面還有添換來也。」那長老聞了一聞，見那腥膻，不敢開口，欠身合掌道：「女菩薩，貧僧是胎裡素。」眾女子笑道：「長老，此是素的。」長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若像這等素的啊，我和尚吃了，莫想見得世尊，取得經卷。」眾女子道：「長老，你出家人，切莫揀人佈施。」長老道：「怎敢，怎敢。我和尚奉大唐旨意，一路西來，微生不損，見苦就救；遇穀粒手拈入口，逢絲縷聯綴遮身。怎敢揀主佈施？」眾女子笑道：「長老雖不揀人佈施，卻只有些上門怪人。莫嫌粗淡，吃些兒罷。」長老道：「實是不敢吃，恐破了戒。望菩薩養生不若放生，放我和尚出去罷。」

那長老掙著要走，那女子攔住門，怎麼肯放，俱道：「上門的買賣，倒不好做。『放了屁兒，卻使手掩。』你往那裡去？」他一個個都會些武藝，手腳又活，把長老扯住，順手牽羊，撲的撲倒在地。眾人按住，將繩子捆了，懸梁高吊。這吊有個名色，叫做「仙人指路」。原來是一隻手向前，牽絲吊起；一隻手攔腰捆住，將繩吊起；兩隻腳向後，一條繩吊起；三條繩把長老吊在梁上，卻是脊背朝上，肚皮朝下。那長老忍著疼，噙著淚，心中暗恨道：「我和尚這等命苦，只說是好人家化頓齋吃，豈知道落了火坑。徒弟啊，速來救我，還得見面；但遲兩個時辰，我命休矣。」

那長老雖然苦惱，卻還留心看著那些女子。那些女子把他吊得停當，便去脫剝衣服。長老心驚，暗自付道：「這一脫了衣服，是要打我的情了。或者來生兒吃我的情也有哩。」原來那女子們只解了上身羅衫，露出肚腹，各顯神通：一個個眼中冒出絲繩，有鴨蛋粗細，骨都都的，迸玉飛銀時下把莊門瞞了不題。

卻說那行者、八戒、沙僧都在大道之傍，他二人都放馬看擔，惟行者是個頑皮，他且跳樹攀枝，摘葉尋果。忽回頭，只見一片光亮，慌得跳下樹來，吆喝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師父造化低了。」行者用手指道：「你看那莊院如何？」八戒、沙僧共目視之，那一片如雪又亮如雪，似銀又光似銀。八戒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師父遇著妖精了，我們快去救他也。」行者道：「賢弟莫嚷。你都不見怎的，等老孫去來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哥仔細。」行者道：「我自有的處。」

好大聖，束一束虎皮裙，掣出金箍棒，拽開腳，兩三步跑到前邊，看見那絲繩纏了有千百層厚，穿穿道道，卻似經緯之勢。用手按了一按，有些粘軟沾人。行者更不知是甚麼東西。他即舉棒道：「這一棒，莫說是幾千層，就有幾萬層，也打斷了。」正欲打，又停住手道：「若是硬的便可打斷，這個軟的，只好打匾罷了。假如驚了他，纏住老孫，反為不美。等我且問他一問再打。」

你道他問誰？即捻一個訣，念一個咒，拘得個土地老兒在廟裡似推磨的一般亂轉。土地婆兒道：「老兒，你轉怎的？好道是羊兒風發了。」土地道：「你不知，你不知。有一個齊天大聖來了，我不曾接他，他那裡拘我哩。」婆兒道：「你去見他便了，卻如何在這裡打轉？」土地道：「若去見他，他那棍子好不重，他管你好歹就打哩。」婆兒道：「他見你這等老了，那裡就打你？」土地道：「他一生好吃沒錢酒，偏打老年人。」兩口兒講一會，沒奈何，只得走出去，戰兢兢的跪在路傍，叫道：「大聖，當境土地叩頭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且起來，不要假忙。我且不打你，寄下在那裡。我問你，此間是甚地方？」土地道：「大聖從那廂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自東土往西來的。」土地道：「大聖東來，可曾在那山嶺上？」行者道：「正在那山嶺上。我們行李、馬匹還歇在那嶺上不是！」土地道：「那叫做盤絲嶺。嶺下有洞，叫做盤絲洞。洞裡有七個妖精。」行者道：「是男怪，是女怪？」土地道：「是女怪。」行者道：「他有多大神通？」土地道：「小神力薄威短，不知他有多大手段。只知那正南上，離此有三里之遙，有一座濯垢泉，乃天生的熱水，原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。自妖精到此居住，占了他的濯垢泉，仙姑更不曾與他爭競，平白地就讓與他了。我見天仙不惹妖魔怪，必定精靈有大能。」行者道：「占了此泉何幹？」土地道：「這怪占了浴池，一日三遭，出來洗澡。如今已時已過，午時將來啞。」行者聽言道：「土地，你且回去，等我自家拿他罷。」那土地老兒磕了一個頭，戰兢兢的回本廟去了。

這大聖獨顯神通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麻蒼蠅兒，釘在路傍草梢上等待。須臾間，只聽得呼呼吸吸之聲，猶如蠶食葉，卻似海生潮。只好有半盞茶時，絲繩皆盡，依然現出莊村，還像當初模樣。又聽得呀的一聲，柴扉響處，裡邊笑語諠譁，走出七個女子。行者在暗中細看，見他一個個攜手相攙，挨肩執袂，有說有笑的走過橋來，果是標致。但見：

比玉香尤勝，如花語更真。柳眉橫遠岫，檀口破櫻唇。釵頭翹翡翠，金蓮閃絳裙。卻似嫦娥臨下界，仙子落凡塵。

行者笑道：「怪不得我師父要來化齋，原來是這一般好物。這七個美人兒，假若留住我師父，要吃也不夠一頓吃，要用也不夠兩日用；要動手輪流，一擺佈就是死了。且等我去聽他一聽，看他怎的算計。」

好大聖，嚶的一聲，飛在那前面走的女子雲髻上釘住。才過橋來，後邊的走向前來呼道：「姐姐，我們洗了澡，來蒸那胖和尚吃去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這怪物好沒算計，煮還省些柴，怎麼轉要蒸了吃？」那些女子採花鬥草向南來，不多時到了浴池。但見一座門牆，□分壯麗，遍地野花香豔豔，滿傍蘭蕙密森森。後面一個女子走上前，唵的一聲，把兩扇門兒推開，那中間果有一塘熱水。這水：

自開闢以來，太陽星原貞有□，後被羿善開弓，射落九烏墜地，止存金烏一星，乃太陽之真火也。天地有九處湯泉，俱是眾鳥所化。那九陽泉，乃香冷泉、伴山泉、溫泉、東合泉、潢山泉、孝安泉、廣汾泉、湯泉——此泉乃濯垢泉。

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一氣無冬夏，三秋永注春。
炎波如鼎沸，雪浪似湯新。
分溜滋禾稼，停流蕩俗塵。
涓涓珠淚泛，滾滾玉生津。
潤滑原非釀，清平還自溫。
瑞祥本地秀，造化乃天真。
佳人洗處冰肌滑，滌蕩塵煩玉體新。

那浴池約有五丈餘闊，□丈多長，內有四尺深淺，但見水清徹底。地下水一似滾珠泛玉，骨都都冒將上來，四面有六七個孔竅通流。流去二三里之遙，淌到田裡，還是溫水。池上又有三間亭子。亭子中近後壁放著一張八隻腳的板凳。兩山頭放著兩個彩漆的衣架。行者暗中喜嚶嚶的，一翅飛在那衣架頭上釘住。

那些女子見水又清又熱，便要洗浴，即一齊脫了衣服，搭在衣架上，一齊下去。被行者看見：

褪放鈕扣兒，解開羅帶結。
酥胸白似銀，玉體渾如雪。
肘膊賽冰鋪，香肩疑粉捏。
肚皮軟又綿，脊背光還潔。
膝腕半圍團，金蓮三寸窄。
中間一段情，露出風流穴。

那女子都跳下水去，一個個滾浪翻波，負水頑耍。行者道：「我若打他啊，只消把這棍子往池中一攪，就叫做滾湯潑老鼠——一窩兒都是死。可憐，可憐！打便打死他，只是低了老孫的名頭。常言道：『男不與女鬥。我這般一個漢子，打殺這幾個丫頭，著實不濟。不要打他，只送他一個絕後計，教他動不得身，多少是好？』」好大聖，捏著訣，念個咒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餓老鷹。但見：

毛猶霜雪，眼若明星。妖狐見處魂皆喪，狡兔逢時膽盡驚。鋼爪鋒芒快，雄姿猛氣橫。會使老拳供口腹，不辭親手逐飛騰。萬里寒空隨上下，穿雲掬物任他行。

呼的一翅，飛向前，掬開利爪，把他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，盡情叨去，徑轉嶺頭，現出本相，來見八戒、沙僧。

你看那獸子迎著笑道：「師父原來是典當鋪裡拿了去的。」沙僧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八戒道：「你不見師兄把他些衣服都搶將來也？」行者放下道：「此乃妖精穿的衣服。」八戒道：「怎麼就有這許多？」行者道：「七套。」八戒道：「如何剝得這般容易，又剝得乾淨？」行者道：「那曾用剝。原來此處喚做盤絲嶺，那莊村喚做盤絲洞。洞中有七個女怪，把我師父拿住，吊在洞裡，都向濯垢泉去洗浴。那泉卻是天地產成的，一塘子熱水。他都算計著洗了澡，要把師父蒸吃。是我跟到那裡，見他脫了衣服下水，我要打他，恐怕污了棍子，又怕低了名頭，是以不曾動棍，只變做一個餓老鷹，叨了他的衣服。他都忍辱含羞，不敢出頭，蹲在水中哩。我等快去解下師父走路罷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師兄，你凡幹事，只要留根。既見妖精，如何不打殺他，卻就去解師父？他如今縱然藏羞不出，到晚間必定出來。他家裡還有舊衣服，穿上一套，來趕我們。縱然不趕，他久住在此，我們取了經，還從那條路回去。常言道：『寧少路邊錢，莫少路邊拳。』」那時節，他攔住了吵鬧，卻不是個仇人也？」行者道：「憑你如何主張？」八戒道：「依我，先打殺了妖精，再去解放師父；此乃斬草除根之計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是不打他，你要打，你去打他。」

八戒抖擻精神，歡天喜地，舉著釘耙，拽開步，徑直跑到那裡。忽的推開門看時，只見那七個女子蹲在水裡，口中亂罵那鷹哩，道：「這個匾毛畜生，貓嚼頭的亡人，把我們衣服都叨去了，教我們怎的動手？」八戒忍不住笑道：「女菩薩，在這裡洗澡哩？也攜帶我和尚洗洗，何如？」那怪見了，作怒道：「你這和尚，□分無禮。我們是在家的女流，你是個出家的男子。古書云：『七年男女不同席。』你好和我們同塘洗澡？」八戒道：「天氣炎熱，沒奈何，將就容我洗洗罷罷，那裡調甚麼書擔兒，同席不同席？」獸子不容說，丟了釘耙，脫了皂錦直裰，撲的跳下水來。那怪心中煩惱，一齊上前要打。不知八戒水勢極熱，到水裡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鮎魚精。那怪就都摸魚，趕上拿他不住；東邊摸，忽的又漬了西去；西邊摸，忽的又漬了東去。滑挖蠶的，只在那腿襠裡亂鑽。原來那水有攬胸之深，水上盤了一會，又盤在水底，都盤倒了，喘噓噓的，精神倦怠。

八戒卻才跳將上來，現了本相，穿了直裰，執著釘耙，喝道：「我是那個？你把我當鮎魚精哩。」那怪見了，心驚膽戰，對八戒道：「你先來是個和尚，到水裡變作鮎魚，及拿你不住，卻又這般打扮，你端的是從何到此？是必留名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夥潑怪當真的不認得我。我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唐長老之徒弟，乃天蓬元帥悟能八戒是也。你把我師父吊在洞裡，算計要蒸他受用。我的師父，又好蒸吃？快早伸過頭來，各築一耙，教你斷根。」那些妖聞此言，魂飛魄散，就在水中跪拜道：「望老爺方便方便！我等有

眼無珠，誤捉了你師父，雖然吊在那裡，不曾敢加刑受苦。望慈悲饒了我的性命，情願貼些盤費，送你師父往西天去也。」八戒搖手道：「莫說這話。俗語說得好：『曾著賣糖君子哄，到今不信口甜人。』是便築一耙，各人走路。」

馱子一味粗夯，顯手段，那有憐香惜玉之心，舉著耙，不分好歹，趕上前亂築。那怪慌了手腳，那裡顧甚麼羞恥，只是性命要緊，隨用手侮著羞處，跳出水來，都跑在亭子裡站立，作出法來：臍孔中骨都都冒出絲繩，瞞天搭了個大絲篷，把八戒罩在當中。那馱子忽擡頭，不見天日，即抽身往外便走，那裡舉得腳步。原來放了絆腳索，滿地都是絲繩，動動腳，跌個躡踵；左邊去，一個面磕地；右邊去，一個倒栽蔥；急轉身，又跌了個嘴搥地；忙爬起，又跌了個豎蜻蜓。也不知跌了多少跟頭，把個馱子跌得身麻腳軟，頭暈眼花，爬也爬不動，只睡在地下呻吟。

那怪物卻將他困住，也不打他，也不傷他，一個個跳出門來，將絲篷遮住天光，各回本洞。到了石橋上站下，念動真言，霎時間，把絲篷收了，赤條條的跑入洞裡，侮著那話，從唐僧面前笑嘻嘻的跑過去。走入石房，取幾件舊衣穿了，逕至後門口立定，叫：「孩兒們何在？」原來那妖精一個有一個兒子，卻不是他養的，都是他結拜的乾兒子。有名叫做蜜、螞、蠶、班、蝻、蜡、蜻；蜜是蜜蜂，螞是螞蟥，蠶是蠶蜂，班是班毛，蝻是牛蝻，蜡是抹蜡，蜻是蜻蜓。原來那妖精慢天結網，擄住這七般蟲蛭，卻要吃他。古云：「禽有禽言，獸有獸語。」當時這些蟲哀告饒命，願拜為母。遂此春採百花供怪物，夏尋諸卉孝妖精。忽聞一聲呼喚，都到面前，問：「母親有何使令？」眾怪道：「兒啊，早聞我們錯惹了唐朝來的和尚，才被他徒弟攔在池裡，出了多少醜，幾乎喪了性命。汝等努力，快出門前去退他一退。如得勝後，可到你舅舅家來會我。」那些怪既得逃生，往他師兄處，孽嘴生災不題。你看這些蟲蛭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出來迎敵。

卻說八戒跌得昏頭昏腦，猛擡頭，見絲篷絲索俱無，他才一步一探，爬將起來，忍著疼，找回原路。見了行者，用手扯住道：「哥哥，我的頭可腫，臉可青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怎的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被那廝將絲繩罩住，放了絆腳索，不知跌了多少跟頭，跌得我腰駝背折，寸步難移。卻才絲篷索子俱空，方得了性命回來也。」沙僧見了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你闖下禍來也，那怪一定往洞裡去傷害師父。我等快去救他。」

行者聞言，急拽步便走；八戒牽著馬。急急來到莊前，但見那石橋上有七個小妖兒擋住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，吾等在此。」行者看了道：「好笑，乾淨都是些小人兒。長的也只有二尺五六寸，不滿三尺；重的也只有八九斤，不滿□斤。」喝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怪道：「我乃七仙姑的兒子。你把我母親欺辱了，還敢無知，打上我門。不要走，仔細。」好怪物，一個個亂打將來。八戒本是跌惱了的性子，又見那夥蟲蛭小巧，就發狠舉耙來築。那些怪見馱子兇猛，一個個現了本像，飛將上去，叫聲：「變！」須臾間，一個變□個，□個變百個，百個變千個，千個變萬個，個個都變成無窮之數。只見：

滿天飛抹蜡，遍地舞蜻蜓。
蜜螞追頭額，蠶蜂扎眼睛。
班毛前後咬，牛蝻上下叮。
撲面漫漫黑，脩脩神鬼驚。

八戒慌了道：「哥啊，只說經好取，西方路上，蟲兒也欺負人哩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不要怕，快上前打。」八戒道：「撲頭撲臉，渾身上下，都叮有□數層厚，卻怎麼打？」行者道：「沒事，沒事，我自手段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有甚手段，快使出來罷，一會子光頭上都叮腫了。」

好大聖，拔了一把毫毛，嚼得粉碎，噴將出去，即變做些黃、麻、鵠、白、鵬、魚、鷓。八戒道：「師兄，又打甚麼市語，黃啊、麻啊哩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不知。黃是黃鷹，麻是麻鷹，鵠是鵠鷹，白是白鷹，鵬是鵬鷹，魚是魚鷹，鷓是鷓鷹。那妖精的兒子是七樣蟲，我的毫毛是七樣鷹。」鷹最能嘍蟲，一嘴一個，爪打翅敲，須臾，打得罄盡，滿空無跡，地積尺餘。

三兄弟方才闖過橋去，徑入洞裡，只見老師父吊在那裡啞啞的哭哩。八戒近前道：「師父，你是要來這裡吊了要子，不知作成我跌了多少跟頭哩。」沙僧道：「且解下師父再說。」行者即將繩索挑斷，放下師父。問道：「妖精那裡去了？」唐僧道：「那七個都赤條條的往後邊叫兒子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們，跟我來尋去。」

三人各持兵器，往後園裡尋處，不見蹤跡。都到那桃李樹上尋遍不見。八戒道：「去了，去了。」沙僧道：「不必尋他，等我扶師父去也。」弟兄們復來前面，請唐僧上馬。八戒道：「你們扶師父走著，等老豬一頓耙築倒他這房子，教他來時沒處安身。」行者笑道：「築還費力，不若尋些柴來，與他個斷根罷。」好馱子，尋了些朽松、破竹、乾柳、枯藤，點上一把火，烘烘的都燒得乾淨。師徒卻才放心前來。

噫！畢竟這去，不知那怪的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